



陕西文史资料

第十五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内部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礼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8印张 180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1094·185 定价：1.35元

审 稿 人：李经纶 刘永端 张醒民
责任编辑：张广效 沈传忠

目 录

- 解放战争中的延安大学.....吕 夷(1)
- 忆战时的延安中学.....牛旭光(44)
- 民国年间西北大学三次建校的经过
.....李永森(63)
- 周化一同志艺术活动事略
.....张玉文 张金奎 赵万清 陈光显(85)
- 夏声戏曲学校创办的始末
.....阎秉初 谢蔚沛(113)
- 陕西省广播电视艺术团三十多
年的艺术道路.....孙 韶(135)
- 秦音远播记.....柳 滨 一 中(164)
- 铁一局文工团的历史沿革
.....王永光 李英萼(185)
- 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历史回顾...焦思温(208)
- 汉调二黄源流探索.....王道中 黄贤明(227)

解放战争中的延安大学

吕 夷

延安大学是一个有光辉革命历史的学校。

一九三七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革命青年大批涌进党中央的所在地、革命圣地——延安。党为了满足革命青年迫切要求学习的需要，为了培养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各类人才，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学院、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鲁迅艺术文学院、行政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等学校。一九四一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封锁边区，严禁革命青年走向延安，各校人数骤然减少。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为了集中人力物力办学，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校长是吴玉章同志，副校长是赵毅敏同志。设三院：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和法学院；两系：俄文系和英文系。一九四三年四月，又将自然科学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并入延大，改设：鲁迅艺术文学院、民族学院和自然科学学院。一九四四年五月，再将行政学院并入延大，把各院又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和行政学院。边区政府任命周扬、王子宜为正副校长。这时全校学工人员共二千一百二十四人。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延大与行政学院合并后，举行

开学典礼，毛泽东亲临会场，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延大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这三项就是我们延大所要学习的。”“在政治上要学习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的方针，要学习各种政策与方法。在经济上要学习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要帮助三十五万家农民做到耕三余一，要帮助老百姓订一个植树计划，十年内把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秃山都植上树；还要使边区工业做到全面自给，达到每年出产三十一万匹布，四百七十万斤铁。还有文化建设，要使边区老百姓每一个人至少识一千个字，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还要教会老百姓闹秧歌、唱歌，要达到每个区有一个秧歌队，家家有新内容的年画、春联。”毛泽东同志还针对延大在成立之初，在教育方针上曾发生理论与实际分离、学与用脱节的教条主义倾向，很有风趣地批评了教条主义，他说：“要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人总是要落在一个地点，象飞机早上出去，晚上也得回来，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就是不落地的，它是永远挂在空中。”^①毛泽东的讲话，为延安大学的办学指明了方向。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大学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最高学府，是全国革命青年向往的真理园圃，它从一九四一年九月创立到一九四九年六月改名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前后近八年时间，为各抗日根据地和各解放区培养了一万余名干部。特别是后三年，当国民党军侵占延安后，它与党中央、边区政府一起撤离延安，辗转陕、甘、晋三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办学。一九四八年西府战役后，西安地区大批

^①载1944年5月31日延安《解放日报》。

知识分子涌进了边区，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延大在洛川设立了分校。总校和分校吸收培训了大批知识分子，有力地支援了西北地区的解放战争。由于我亲自参加了从撤离延安到迁入西安改名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这一历史过程，我想把自己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写出来，供研究边区教育史的同志参考，也可以使现在的青年学生知道，那时的青年学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坚持学习的，为什么那时党和政府每有号召，他们都积极响应，踊跃报名，抢着要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去工作？对当今青年不无教益。

一、新时期新任务和备战教育

（1945年8月——1947年3月13日）

抗日战争时期，延大培养的对象主要是抗战初期从大后方的蒋管区涌进延安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那时规模比较大，院系设置比较完整。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为了适应形势急剧发展的需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鲁迅艺术文学院迁到东北，改名东北鲁迅文艺学院；自然科学学院迁到华北，改名为华北联大工学院。校长周扬也调离学校，另调中央党校文教科长江隆基为副校长，主持延大工作。行政学院的学生也大部调走。学校人数减少。一九四六年一月，延大在边区招生，全校已不设院系，只设教育、司法、农业、文艺、会计五个班，另外又设立高中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边区三届参议会一次大会通过的《边区三年建设计划方案》（1946年至1948年）中关于延大教育，规定“（一）现在的延安大学负有两种任务：一为培养本地较高级的知识分子，一为提高边区的中级的

现任干部，以适应新时期边区各项建设工作之需要。在此方针下目前除设立一高中部及各种专门性质（如农业、司法等）的班次外，拟另设一文艺研究室，培养边区各文艺团体的干部与中学艺术教员。上述各班、部、室的教育计划，均以适应边区需要与可能订定之。并计划于最近三年内各班系毕业干部三百人，高中毕业二百人。（二）为保证延大教育质量的提高，除由边府责成各政府主管部门对学校内有关的班次（如政府司法部门对学校司法班）负实际帮助责任外，应从边区各工作部门中，征调若干有教育经验的干部，及由边区外边聘请名教授到延大任职，并在全边区教育经费内规定延大必须经费，按时由财政厅拨给。（三）大学教职员的待遇应设法改善与提高，详细办法由延大规定提交政府批准执行。”^①

一九四六年九月，江隆基调离学校后，边区政府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同时任命边府教育厅国民教育科科长李之钦为副校长。

李敷仁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民俗学家。抗日战争初期，因创办《老百姓报》，用通俗易懂的地方语言宣传抗日而闻名全国。一九四〇年《老百姓报》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后，一九四五年又主办《民众导报》，继续宣传抗日，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被国民党特务绑架至咸阳郊区枪杀未死，被群众营救护送至边区住院抢救。枪伤治愈后，即被边区政府任命为延大校长。

李敷仁到延大后，枪伤初愈，身体还很虚弱，但他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工作。到校后，就发动全校师生给他写二百字的意

^①载1946年5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

见书，这个倡议立即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拥护。李敷仁收到大家的意见书如获至宝，很细心地把它汇集成册，放在办公桌上，分先后缓急，一一加以解决，并且说：“这是我学习的好课本。”全校学工人员都称赞李敷仁民主办学的作风好。他到校后，学校即开始了紧张的备战教育。

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国民党发动内战。十一月初，国民党军队于洛川、宜川一带集结十五个整编旅，准备袭击延安。延安各机关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下，立即紧急动员起来，进行备战。延安大学于十月三十日召开了备战动员大会，李敷仁校长在会上号召全体同学“个个变成能文能武的好英雄。”十一月十三日，延安大学成立了自卫军营，学生按班级编为三个连，教职员编为一个直属排，并选出过去作过战打过枪的同学组成一个警戒排。李敷仁校长在自卫军营成立大会上讲话，号召学生“要学习埋地雷、抬担架、看护伤兵、参军……一句话，要为战争服务。”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根据边区政府指示，延大向全体师生进行备战教育。

第一，学生课程中增开爆炸与救护常识，每周数小时。当时高中部理科师生倡议，老百姓需要地雷，造地雷需要火硝，他们就熬火硝。经过反复实践，终于熬出火硝来了。

第二，组织自卫军，加紧进行军事操练。自卫军每日操练半小时至一小时半，并且多次举行投弹实习和比赛，例如十月十二日举行投弹比赛，司法班马振藻投五十四米为全校冠军，郭占明投五十三米为亚军，教育班郭学勇投五十二米为殿军。另外还组成了警戒排，建立了为防止蒋军伞兵的瞭望哨。

第三，进行坚壁清野。十一月中旬，延安市各机关即开始坚壁清野工作。十一月下旬，延大师生即将大部分重要物资坚

壁起来。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撤离延安前，延大师生又对剩余物资、校具、图书进行了彻底的坚壁工作，把粮食背的背、担的担、驮的驮，不分昼夜运送到四十里以外的山沟中埋藏起来，桌、凳、床板等公物都埋藏在学校附近的山沟里。三窑洞图书是延大师生最重要的精神食粮，许多同志舍不得坚壁它，学校只好决定能背的可以背着走。有一位刚从中央编译室调来的教师，决心背一箱俄文书，爬山涉水，与敌周旋。不能带的图书，全部埋藏起来，并且在周围埋设上地雷。延大撤离延安时，没有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一张桌凳、一册图书，只是空当当的几排土窑洞。

第四，加强时事政策学习，不断进行备战动员教育。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间，学校为了配合正课学习和备战教育，曾邀请中央及边区许多负责同志如陆定一、徐特立、罗迈、马明方、范长江、钱俊瑞等到校作报告。一九四七年三月初，敌情一天比一天更加紧张，撤退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但是时事政策的学习并未因此而放松。例如三月六日，全校的时事讨论题是：

“一、根据目前的几个主要战场（鲁中、山西、东北、陕甘宁边区）说明战局之趋势及目前战争的主要特点。二、有人说今年可打垮蒋介石，你同意否？根据何在？反之，你认为要多久？三、现在是大革命的前夕，你作何了解与认识？四、蒋介石进攻延安及令京、沪、渝我方联络人员撤退，其意图何在？”

三月八日教育班的时事讨论会，从早饭后一直开到吃午饭还没有开完。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对解放战争的前途充满了必胜信念。三月八日下午，全校师生又整队参加了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听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邓颖超等中央和边区领导同志讲话，大家对保卫边区、保

卫延安的信心更大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大家最后撤离延安的时候，每个人都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乐观精神，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让胡宗南窜进毛主席设计的这个口袋来吧！我们迟早还是要回到延安来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延大在边区招生，专业班次改设为教育、司法、行政、财经、高中部，并且拟增设新闻班和外文班。后来外文班因没有招够人数，没有开班。延大撤离延安前，全校教育、司法、行政、财经、新闻五个专业班次，加上高中部共有学生三百三十名。

二、辗转陕、甘，坚持办学

（1947年3月14日——1947年8月17日）

延大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撤离延安到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七日渡河进入晋绥边区，共五个多月时间，一直在陕甘边根据敌情的变化，行军、打圈子，找寻比较安静的环境，驻下来继续坚持学习。

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旬，坚壁清野工作和撤退准备工作彻底完成以后，三月三日召开全校师生准备撤退动员大会，李敷仁校长和李之钦副校长都讲了话。李敷仁校长在讲话中说：“我们天天喊着向人民学习，今后我们就要到人民中间去了，我们的大学就叫‘野战大学’，我们就要上新的一课了。”三月十二日，全校重新编为自卫军一个营，并且准备在十三日作撤退演习。三月十三日，蒋机二十五架分批对延安进行了长达八小时的狂轰滥炸。三月十四日凌晨一时，延大师生最后一批撤离延安，从此就开始了紧张的行军生活。

为了避免敌人飞机的轰炸扫射，开始行军都是在晚上，三

月十四日晨一时撤离延安，下午一时至朱家沟宿营。三月十五日晨二时从朱家沟出发，下午四时到子长县的六里峁宿营，在六里峁吃饭休息总共只停留了七个小时左右，当晚十一时又出发，十六日中午到达安定旧城。

十六日在安定旧城住定后，十七日李敷仁校长即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述战局和边区情况，对全校师生提出了四项任务和要求：“一、发扬创造精神；二、展开集体学习；三、展开吃苦竞赛；四、踊跃为人民服务。”十八日各班进山沟开会讨论总结三天行军和如何贯彻落实李校长提出的四项任务和要求。由于敌人每天都有许多架飞机到处轰炸，到安定后，每天吃过早饭后就到附近的山沟里去学习，天快黑时才回来。例如三月十九日我的日记这样记载：

为了防空，早饭后，大家又拿上书本、日记本上山谷里去学习，有的还拿着胡琴。一到休息时，从山谷的石崖底下传出悠扬的胡琴声、歌声、秧歌声。学习时间，大家都静悄悄的，有的斜倚在石崖上，有的躺在草地上，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在读着、写着。我写了前两天的日记，读《唯物史观》。

三时半回来吃饭。

今天隐隐的又听见敌机轰炸了一整天，大概仍是延安吧？！延安我可爱的城市啊！现在不知被野兽们炸成什么样子了！

晚上一个窑洞一个萝卜刻的油灯（以后每到一地经常的用山药蛋刻灯），根本无法看书。有时开会，不开会时，大家就

在院子里奏起乐，扭起秧歌，双双对对跳起舞来。

在安定旧城就这样生活了整十天。

三月二十五日，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亲自到校，指示学校迅速向晋西北转移，同时又决定把家在附近几县年龄较小的百余名同学疏散回家。三月二十六日离开安定，二十八日到达子洲县属的玉皇岔和新庄崖子。三十日又接边区命令，要延大折向陇东方向行军，同时又抽调三十余名同学到联司和后委去工作①，至此延大只留下一百余名同学了。

这时，根据边区后委指示，边区党政后方机关统一编制为十一个大队，延大被编为第六大队，下辖三个分队，高中部为第一分队，行政班财经班为第二分队，教育班新闻班为第三分队。

三月三十日，由延大编成的第六大队奉命向陇东方向行军，气氛特别紧张，听说敌人已占了瓦窑堡（四月一日敌占瓦窑堡），大家走得很急。这天我的日记这样记载：

乘夜向西南方向移动，行十余里天即黑，没有星没有月亮，天空被淡淡的一层云掩盖着。弯曲的河谷地，河象一条绳一样盘着路，走一程过一次河，这样走一到五里总有七八次河叫你过。最讨厌的是河没有桥，只有极小的列石，因为天黑看不见列石，许多同志把脚踩到水里去了，有的干脆提着鞋子过河……。

要知道，这是陕北三月底的气候，河里还薄薄地结着一层

①1946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简称“联司”），贺龙任司令员，王维舟任副司令员，张经武任参谋长；撤离延安初期，为适应战争要求，以林伯渠、王子宜、惠中权、周兴、曹力如、马锡五等七人组成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

冰哩！光着脚过河是要耐着刺骨的冰水呵！特别是四月二日从李家岔出发到安塞县属的白庙岔，中间翻了一架大山。这天的风沙特别大。我的日记这样记载：

风大得真可怕，在沟底还罢了，走在山顶上，人站也站不稳，身子要倒向风三十度走。大风卷着黄沙打得眼也睁不开。到白庙岔休息的时候，用手擦眼，眼角里黄土堆了碗豆大一堆，耳朵也被沙土塞实了。

过后，大家都把这架梁叫“大风梁”。本来计划到达白庙岔宿营，但白庙岔已被边区政府机关住满了，大家只得连夜倒回十里在一个村庄住宿下来，因为都走疲劳了，胡乱地找个地方住下来就入睡了。第二天天亮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班住在一个牛圈里，女同学住在一孔没有门窗的窑洞里。

四月七日到达志丹县属的李家嘴子。四月八日李敷仁校长给全校师生作时事报告。离开延安后大家一直不能及时看到报纸，三月二十三日在安定旧城时只看到三月十六日至二十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报纸了，大家都对南线战局发展非常关心。八日上午突然传来我们在瓦窑堡（实际是三月二十五日在青化砭歼敌一个旅）消灭敌人一个旅的消息，一下子全校各班同学都欢腾起来。下午李校长的时事报告，结合边区战争实际，从国际莫斯科四外长会议讲到国内——边区自卫反击战，并举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引用过齐、鲁长勺之战为例，说明我们采取放弃延安，诱敌深入，敌疲我打的方针无比正确和边区自卫反击战争最后必胜的光辉前景，对全校师生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九日，各班开时事讨

论会，讨论李校长报告。十日，各班开生活检讨会。在李家嘴子休整了五天，制定了行军纪律，成立了宣传队。十二日又继续行军。

四月十二日从李家嘴子到达志丹县，参观了革命先烈刘志丹烈士的陵墓。十三日到达麻子沟，十四日到达志丹县的旦八。在旦八住了六天，在这里继续开生活检讨会，检查行军中执行纪律的情况，并且出了一期墙报《行军生活》，和当地群众开了一次联欢晚会，并派宣传队到附近各村进行宣传活动，还发动全校各班同学每人写一篇记述行军生活的作文。我写的作文题目是：《旦八生活检讨会对我的教育》。

四月二十一日又开始行军，夜宿胡台。第二天行军的目的地是陇东华池县属的荔原堡，但因荔原堡的住宿供应工作还未准备好，结果第三分队已离开胡台，中途又退回胡台住下来，只有一分队先到了荔原堡，我们二分队就中途住在华池县属的子房河。在子房河住了三天，我和同班同学吕梁、张仰文去参观了村边的龙王庙，庙内墙壁上题诗留言很多，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也在庙内墙壁上用铅笔题了两首诗。一首诗是：

千里行军到此间，
子房村中宿一晚。
不为旅行与逃难，
只为打垮胡宗南。
若问题者籍和姓，
二吕一张渭河川。

另一首诗是，

蒋介石，真混蛋，
一心想把延安占。
边区人民真能干，
诱进胡军陷深山。
歼灭战，打的欢，
一旅一旅消灭干。
今日行军子房河，
明日凯旅回延安。

这种快板诗，并没有多少诗意，但它真实的反映出在辗转陕、甘的过程中，延大师生对边区解放战争前途充满乐观与必胜的信念。

荔原堡缝衣换季，开始上课

四月二十六日，我们分队从子房河到达荔原堡。荔原堡这个地方，川道较宽阔，河水也很清，城垣很大，但只留下一道土堤。堡内有一座大寺院，其中有三帝庙、八仙庵、佛殿及娘娘庙，还有一座戏台。庙内有几座明时古碑，字迹已脱落不清，但民国九年重修碑文却十分清楚，这个碑文只说荔原堡为宋代韩范屯军重镇。堡内有金山寺，已不知修于何时。我们就住在这个寺院内。庙内的神像都被打碎了，也没有山墙和门窗，我们就用树枝和蒿子编成墙和门，清除了院内的杂草石头住下来。在荔原堡我们整整住了十五天，这十五天的生活是很丰富的。

在这期间，我们听了许多重要报告。例如，五月一日芦白（延大教师，他是参加延安各界去吕梁区慰劳团才回来）给全校师生报告了吕梁解放区军民团结作战的许多英雄模范事迹，